

浙江大学

# 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口述史

何扬鸣◎主编

AN ORAL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N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海外版

#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 口述史

何扬鸣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 / 何扬鸣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308-16953-0

I. ①浙… II. ①何… III. ①浙江大学—新闻学—学科发展—概况 IV. ①G649.28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449 号

##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口述史

何扬鸣 主编

---

责任编辑 傅百荣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嘉兴华源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75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953-0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 序 言

吴 飞

想编写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史的想法由来已久。因为1989年，我到杭州大学读研究生时，常向老师们问学科的发展脉络，除少数的老师讲得比较详细之外，大多数老师语焉不详。不是这些老师们没有热情，而是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来学校工作的时间不长，对学科的发展情况也不甚了解。我自己留下来做老师后，也会有一些学生问我，我自然也回答不了多少问题。

1998年，四校合并，原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老浙江大学的传播研究所合并成为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对外仍然可称新闻与传播学院），而老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在四校合并后，成立了国际文化系（只有少数的几位老师转入合并后新成立的人文学院）。

2006年，新闻与传播学系与国际文化系合并成为今天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如此一来，学科背景更融合了，科学的传统也就更复杂了，我更迫切期望能撰写一部学科发展史。后与张梦新、张大芝、王兴华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师前辈谈及此事，他们也大为赞同并表示会全力支持，王兴华老师甚至提到可以帮助联系几位老前辈。不过，因为我自己越来越忙起来，这事就拖了下来，未得到实施。这段时间，我原打算去访谈的几位前辈（包括杭州大学新闻系科的创立者）相继去世，更让我觉得此事必须马上实施，于是在2014年的学院党政班子联系会议上，我正式提出此事，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事应该做，并讨论决定由王玲玲副书记负责，由何扬鸣教授和刘翔副教授两位老师出马，分别撰写学院现有两大主要学科的口述史。可惜的是，在我们的工作即将开展的时候，王兴华和桑义麟又不幸离世了。痛失两位先生，没能留下他们的口述史材料，是极为遗憾的。

口述史学在英文中叫 Oral History，或者称 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通过传统的笔

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史并非如一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人说,一人记。而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即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口头资料,然后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文字稿。一般认为,判断口述史书是否靠,有两个基本的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历史专业的高级讲师保尔·汤普逊在其撰写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写道,口述史是用人们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他认为,口述史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证实英雄不仅出自领袖,也可以出自平民。它把历史引入群体,同时把群体引入历史,使各阶层的人们建立了联系。同时,口述史也向某些历史的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重新认识、在历史学中产生一种积累式的运动着的变化过程。历史在这里更丰富,社会使命也随之变化——历史变得更民主了。这是口述史的意义所在,也是口述史研究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原因。

何扬鸣老师经过专业的史学训练,而且他自己就有记日记的习惯,学院许多大小事,他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由他主编的口述史的质量,是有保证的。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口述史,就是何扬鸣教授的辛苦力作,他带领学生团队,走访全国各地,采访到了19位新闻学科的老师。其中华祝考、洪晨洋、章采贤、朱林、俞月亭老师,我都没有机会谋面。可能由于时间紧,还有许多老师没有采访到,只能等到下一本口述史时再写了。

透过这本口述史,让我们知道了学科发展的一些细节。如华祝考老师介绍说,1958年,杭州大学新闻系办起来的时候,复旦大学支援了3位老师,一个教授叫胡其安,研究国际新闻的,一个讲师叫朱振华,还有一个助教叫陈裕祥。华祝考老师当年正好从复旦新闻系毕业,他和他的一位女同学随着三位老师一起到了杭州,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新闻系当老师。而据洪晨洋老师回忆说,他与《浙江日报》的办公室主任于光也是1958年调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工作的。1960年左右张大芝来了,同年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赵贯东分配到了系时。当时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叫陈树棠,总支秘书叫周斌。系主任是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兼任的。后来不久又派来一个女同志叫李文芳任系主任,李文芳老师的先生时任北京建设工程部部长。再后来,江牧岳从《浙江日报》的社长调到杭州大学当副校长,兼新闻系主任。杭州大学新闻系首届学生范

育华在她的口述史中讲到,1958年杭大新闻系是在地市报纸大量发展的背景下创办的,顺应时代,在单位需求和个人需求下应运而生。

在史学圈,也有一种担忧,那就是口述史往往容易变成口述者个人的荣耀史,也就是说,很多口述史的讲述者,会过高评估自己的历史地位,美化自己的经历,缺少历史资料的客观性。但我精读了这本口述史材料后,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讲述者基本克服了这一方面的问题,每一位访谈者,都很客观地讲述,相关的评论也比较中立,可以说,这是一本值得信任的历史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愿借此机会,向每一位访谈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主要负责人何扬鸣教授近两年来,将主要精力放在这本口述史的采访、记录、整理和审核上,他还花了不少时间到档案馆查找佐证材料,用功甚伟。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几位同学,也都是在繁重的课业之余来做这一份工作,辛苦自不待言,我也一并表示感谢。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但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大学学科史的一件大事,愿我们继续将这一工作做好。

是为序。

2017年4月12日  
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 目 录

华祝考:新闻系初创时的元老 .....	(1)
洪晨洋:时刻听从组织安排 .....	(9)
章贤采:岁月峥嵘不惧风流 .....	(14)
范育华:做平凡人干平凡事 .....	(36)
朱林:熟悉工业界的专家型记者 .....	(43)
郑梦熊:情系农村的土记者 .....	(60)
张大芝:从“红小鬼”到“大掌柜” .....	(77)
俞月亭:敢为人先的嵊县人 .....	(94)
沈爱国:自己培养的教师 .....	(137)
钟洪祥:从西湖通讯社出来的人 .....	(160)
李寿福:承前启后开新路 .....	(167)
张梦新:从老杭大到新浙大新闻系的见证人 .....	(171)
张允若:教学科研双手硬 .....	(187)
张英华:一辈子和学生在一起的人 .....	(207)
朱菁:在校园里创造一片蓝天 .....	(229)
吴飞:新闻专业首届研究生 .....	(238)
邵培仁:在西湖畔打出传播学的一面大旗 .....	(252)
胡晓芸:一篇来自广告人的回忆 .....	(271)
何春晖:有一种缘分叫钟情 .....	(276)
附 录:杭州大学新闻系文本 .....	(281)
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大事记 .....	(329)
后 记 .....	(333)

## 华祝考：新闻系初创时的元老

华祝考，1949年考入杭州新闻学校，毕业后在於潜县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年毕业后在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教，1962年杭州大学新闻系撤销后去浙江师范学院工作，1976年，调到浙江中医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负责编辑《浙江中医学院通讯》，直到离休。



**问：请你谈谈你的经历，进新闻系以前在哪里工作，为什么到新闻系工作？**

我是浙江富阳人，我自己父母很早就没有了。读书的时候，日本鬼子刚刚侵入中国，富阳在1937年年底的时候就沦陷了。我有书读的时候就读书，没书读就务农，有时候日本鬼子下乡扫荡还要逃难，直到1944年的时候才去读高小，哥嫂姐姐都支持我去读。1946年，我考到了富阳中学，毕业以后好不容易考进杭州高级中学，读了1年不到，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年掀起参军参干的高潮，7月份我就报考了杭州新闻学校。这是一个培养新闻干部的学校，我不少同学考进这个学校。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分派工作，我就去搞通讯报道工作，业务上是属于浙江日报社领导的，组织关系是属于县里的，那时候叫於潜县，在宣传部当通讯干事，搞了5年。1954年全国高校招生生源不够，领导看我读过点书就让我去考大学，一开始我不想去考，因为自己连高中都没毕业，领导说你去考考看，考取了就去读书，考不取就回来工作。于是我就去考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当时考的作文题目是《你是怎样确定你的第一志愿的？》，这个题目对我来讲驾轻就熟，我本来在杭州新闻学校学过的，又加上搞了5年的通讯工作，于是考入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录取的红榜在《浙江日报》上公布。当时我作为调干生（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去复旦的，年龄偏大。我一共读了4年，毕业后到省府人事厅报到，说杭州大学办新闻系，你去当老师吧。



复旦大学当时支援杭州大学新闻系有3个人，一个教授叫胡其安，研究国际新闻的，一个讲师叫朱振华，和一个助教陈裕祥，再加上我和一个女同学。我们5个人作为教师人员，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新闻系当老师。后来因为胡其安是搞国际新闻的，在当时来讲发挥不了大的作用，领导就用他去换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孟还和王旦凤俩夫妻。胡其安后来调到《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里了。1960年左右，张大芝来了，又分派了一个北京大学新闻系的赵贯东。当时的教研人员就是这么一个班子。当时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叫陈树棠，个子高高的，总支秘书叫周斌，他走掉以后来了一个叫孙洁的女同志。系主任是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兼任的。后来不久又派来一个女同志叫李文放任系主任，她行政级别很高，老公是北京建设工程部部长。她算是新闻系第一任的系主任，不过她大概到第二年的下半年就调回北京了。后来领导叫江牧岳，是《浙江日报》的社长调到杭州大学当副校长，兼新闻系主任，我认为他是新闻系能够办成两届的关键人物，系秘书叫洪晨洋，是从《浙江日报》调过来的。系里面行政方面就4个人，党总支书记及其秘书，系主任及其秘书，再加上5个教研人员。资料室的管理员是倪凤英，《浙江日报》副总编高光在其右派未摘帽之前也曾在资料室工作过一段时间。1958级的谢禹文毕业以后也在资料室任过资料员。



摄于1959年师生郊游活动，灵隐大殿前，前排左一为陈树棠，左二为林淡秋，左三为朱德熙，左四为李文放，左五为洪晨洋，左七为江牧岳，左九为胡其安，左十一为周斌。第二排左四是华祝考。

问：你还记得新闻系在哪一幢楼吗？

在上宁桥那边的浙江教育学院那里，当时里面只有两三幢房子，楼上历史系，楼下就是新闻系，我们好像是在2楼，那幢楼就是正对大门的那幢楼，朝西的。我们有总支办公室、系主任办公室、资料室，还有一个教研室，共5间房子。

当时的学制是2年，我们办了2年，一共有2届毕业生。那个时候不是大跃进么？基本是各县县报和地区报社报送上来的，这批人素质相当好，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比较少的，在县报里是骨干，到大学里面来提高提高，学习还是蛮刻苦的。所以我认为虽然新闻系是大跃进产物，但是确实符合当时对于新闻人员培训的需要。到第三届（196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招高中生，但是1962年院系调整以后新闻系被撤销了，第三届刚刚招来的学生调到中文等系去。



1960年首届新闻系学生毕业照，摄于新闻系大楼前，一排左二华祝考，一排右七孟还，一排右五朱振华，中间是林淡秋、党委书记陈烙痕。

关于我的去向问题，当时《东海》文艺杂志在招人，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也需要人，林淡秋告诉我《东海》杂志弄得不好也会调整撤掉，叫我还是到浙江师范学院当老师去，做点学问，我听他的话就去了。但是没有想到，1965年浙江师范学院迁到金华去了，作为第一所面向农村的大学，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黄金时间中碰到政治运动了。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到浙江中医学院（后来改叫浙江中医药大学），领导蛮重视我的，知道我是搞新闻出身

的,让我办学报。1976年调进时,《浙江中医学院通讯》是内部的,到1978年就改成学报了,一开始季刊,后来就改成双月刊。我为这事去北京跑了2趟,因为学报要国内外公开发行必须去北京报批,当时江牧岳已经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当副社长了,我就去他家请他帮帮忙。批准不是他批准的,他是外文出版社,不过他认识能够批准的相关领导,能够帮忙,因为我和江牧岳、林淡秋的关系都很好的。后来我们的学报《浙江中医学院通讯》成为全国第一家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报,搞得蛮有名气的。

1982年打算恢复新闻系时征求过我的意见,系主任叫邬武耀,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当时一方面我学报办得蛮有起色,全国有名气,第一次全国学报研究会在浙江莫干山开的;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也不放,说我工资已经连升3级了,是学报编辑部主任,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他们,而且我年纪大了,怕到时候去新闻系又遇到变动什么的,也不愿意去。

**问:请你谈谈当时系里的情况,好不好?**

我现在重点讲讲林淡秋。林淡秋是30年代有名的作家,这个人很潇洒的。他原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做主任,调到杭州来以后做杭州大学副校长,兼管我们新闻系,一边做领导一边上课。他兼了一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是一门新开的课,学生听得蛮认真的,因为他一贯来搞文艺工作。后来他需要一个助教,因为我笔杆子还可以,挑了我去做他的助手,这个课是新开的,我需要帮他到图书馆借资料,帮他辅导,他很器重我。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课上讲30年代的革命,说每天晚上把裤子折折好放在枕头底下压一压,每天早上穿起来两条线笔挺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浙江省第一个监狱叫林夏监狱,林就是林淡秋。“文革”期间被打倒时我去看过他,他说:“我打是被打倒了,但是名气还是很大的。他们要来调查材料的时候,我要摆架子,说你们先要登记好,时间预约好,不到时间预约的话,我不接待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个革命乐观主义的人啊!他爱人是杭大幼儿园的原主任,叫唐康,曾经送我一本很厚的《林淡秋文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当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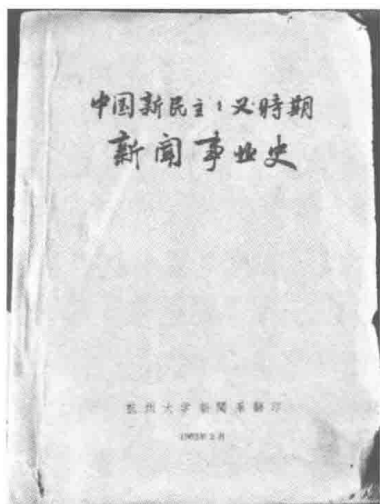
第二个要讲江牧岳。他原来是浙江日报社社长,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被打倒,在临安农村里劳动,后来调上来做杭大的副校长兼新闻系系主任,刚刚是国内困难时期。他这个人有一点很突出,很强调调查研究,经常亲自下乡去搞县报调查。有一次他带我去《萧山报》调查,我是一个月才50多块工资,他是省一级干部,但是他对下级很好,他下去食堂都是小灶照顾,我因为买不起就去大灶买买,他就让我与他一块儿吃。我觉得他是领导,一开始有点作忌不敢吃,后来

他发现了就吃得快点，把好菜都留给了我吃。还有一次很滑稽，他有一天拎了两只小鸡来让我养养大，让我3个小孩可以补一补。他作为领导能够做到这点，真的非常感人，五六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会忘记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总的来讲，学生素质好，又有这么好的领导，我们的教学基本上是正常的，两年后这批学生毕业出去，要么就是报社骨干，要么当行政办公室的主任，都很不错的。比如叶乃禄后来当了金华广电局的局长，现在退休了。我们既有业务学习又有实践的，我曾带一个小组去《绍兴报》实习，杭州市开运动会我还带了一批学生去运动会采访，有些文章在杭报上发表。

其实当时我刚毕业没资格开课的，我后来先后开了两门课，一门是新闻理论与实践，还有一门是中国新闻史，另外还要辅导林淡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这课程怎么开呢？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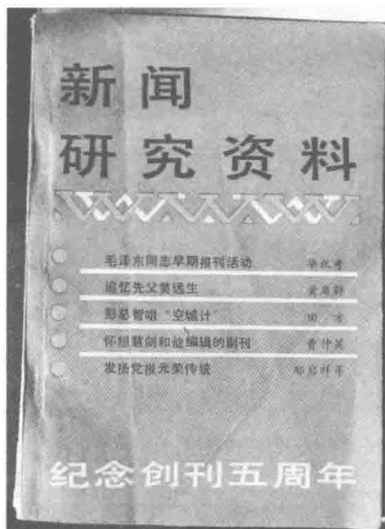
对于新闻理论与实践课，我就把我在复旦大学的笔记拿过来讲，再加上自己的体会。我的毕业实习是在上海新华社分社做的，由穆青带，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就这样理论讲讲，实践讲讲。新闻史论则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李龙牧编写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新闻史，他寄了一本给我，因为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只允许我自己参考。系领导做我的工作，问我能不能翻印发给学生，我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翻印了，不过书面上没有任何作者信息，只有“杭州大学新闻系翻印”几个字。我后来几次搬家，这本书能保留到现在很不容易。所以这两门课就这样讲下来了。



这是华老师当年使用的教材，现已捐给学校校史馆。

我在杭大新闻系的时候还讲过专题，其中一个专题就是毛泽东早期报刊

活动。1982年，邬武耀把我请去又讲了一次这个专题。《新闻研究资料》1984年创刊5周年时，出了纪念号，这集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早期报刊活动》，是我写的，就是根据当年上课的专题而整理总结成的，中宣部文史研究室也收录了这篇文章。这集《新闻研究资料》后面的《毛泽东同志报刊活动表》也是根据我这篇文章列的。当年，《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寄给我很多本，复旦大学也要去了一本，现在就剩下了一本。



问：华老师，你刚才讲得很好，不光对我们学院有价值，对整个学校都很有价值。

你们这次采访有一个小故事。我的小辈们想让我把文章收集起来出个集子，但是因为要校对，我身体不太吃得消。整理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篇翻译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遗失掉了，是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和一个安徽的同学联合翻译的，一共有6讲。我就叫我的外孙女婿帮我在网上查查，但是没找到。那个小伙子很热心，就打电话到新华社浙江分社去问，分社又打到总社去问，联系到了马昌主任。马主任也很热心，帮我找到了稿子，只缺了一讲。他了解到我是最早一批来杭大新闻系的老师，在询问我的意见之后，联系了学院的沈爱国老师。王玲玲后来打电话给我，说希望让你们来采访。我后来还就此事写了《两个热心的年轻人》这篇文章。

问：我们最初建系的时候刚好碰到三年困难时期，这对我们的教学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刚才说了，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另外还有几点，一个是我们师生一起去

挖蕨根，可以磨成粉，我之前提到过的江牧岳老师送我小鸡的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还有师生中得浮肿病的人比较多，因为营养不良。主要就是对生活的影响，对教学影响不大，还是能够坚持下去。

问：当时办新闻系是很郑重其事的，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有荣誉感吗？

有的。我也说过我们的学生素质都是比较高的，老师和浙报那边联系紧密，可以说大家都很齐心协力想把新闻系搞好。

问：那其他系的老师和学生是怎么看待新闻系的老师和学生的？你们是否略微有高人一头的感觉？

不太清楚。没有的。

问：我们知道办学期间有很多政治运动，对我们的教学是否有影响？

主要是大炼钢铁，1959年的反右倾，江牧岳在浙报当社长的时候被下放到农村（到临安去劳动），但对教学基本没有影响。我记得我当时还带着学生去兰溪的上华公社去采访、锻炼，主要作用是体验生活。

问：那我们新闻系停办之后老师和同学是否有情绪？

我们当时的思想比较简单，党需要我们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什么情绪。我当时到金华去的时候两个孩子在杭州，我也就一个人户口一迁就去了。

问：你刚才提到反右倾，那么反右倾对我们系里有没有影响？

朱振华老师被贴了几张大字报，具体原因不记得了，大概是因为他的年纪大一点。朱振华后来也调到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老师了，他早就去世了。

问：我们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经济条件下，我们新闻系值不值得办？

办新闻系与当时的大跃进有关系，连人民公社都要办大学。虽然说我们也是培养了很多学生，有一定的成绩，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做法实际上是“折腾”，太轻率了。我第二次不敢再回杭州大学也因为经不起折腾了。

问：你在“文革”期间有没有受到冲击？

我“文革”期间在金华，还比较年轻，轮不到我，但是大字报还是被贴了几张，被说成“臭老九”。另外，我本来详细记录林淡秋讲稿，造反派要批林淡秋，曾经来找过我，我就有点慌，偷偷把讲稿都销毁了，要不整理出来非常珍贵。

问：后来新闻系停办之后，你们师生之间有没有保持联系？

开始一段时间是有的，后来联系逐渐就少了。我们这些离休干部去疗养

院的时候,我还碰到过孟还夫妇。另外,前几届的学生开始的时候每年都要聚



摄于1959年朱德熙办公室。朱德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语法修辞学的专家,当年暑假时候李文放请他来给新闻系学生上课。华老师陪他游览了杭州的名胜古迹。电风扇在当时是高档电器了。

一聚,都会请我一起去吃饭,后来我年纪大了,他们的活动我也不了解了。我们的师生关系还是很好的,大家年龄相差也不大,现在大家都8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停课,我还去杭州一个中学里代课,当一个班的班主任,现在当年教过的学生偶尔还会来看看我。

(何扬鸣)

## 洪晨洋：时刻听从组织安排

洪晨洋，1948年10月起在四明山游击区负责《四明简讯》的电讯工作，1949年6月进《浙江日报》工作，1958年调入刚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新闻系秘书，1962年调省委统战部工作，“文革”期间调手工业局（后为省二轻集团公司）工作，直到离休。



问：请你先谈谈你的经历好吗？

我是宁波定海人，1927年出生。我的祖父是个地主，爸爸是个职员，我在“文化大革命”也是吃了苦头的，我不属于无产阶级出身，不过审查来审查去没东西，家里是家里，我是我，而且我年轻时候就开始工作了，经过多次审查没有问题，我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工作。

小的时候接触一个同学，同学姐姐是地下党，她说我这个人是可教育的，经常和我联系。后来我和她在定海一个“植云小学”当小学教师教书，小学校长是我们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叫胡阿棠。后来因为我们地下党活动很多，比如与群众联系搞夜校，搞电讯班，为四明山提供人员，所以被国民党发现了，把我们一个同志抓走了，我们党支部决定有关人员撤退，先到宁波再进入四明山。那时候是在1948年10月，我在四明山游击区负责在《四明简讯》中发电报，里面的头头叫梅寒白。后来很快就分开了，因为工作需要分成两个队伍，我进入另外一个队伍，头头儿叫徐严，还有一个后来到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同志叫周青，在山坳里搞工作。

1949年6月，我们从四明山下来就进入《浙江日报》了。那时候浙报刚刚创办，报社中大多数人员是南下的，也有一部分《东南日报》的人员留下工作，有几个人挺勤恳的，我们很重视他们，他们工作也很好的，比如谢狱、严芝芳、方福仁等等，我印象都很深。



问：你后来是如何去了杭州大学新闻系的？

我在《浙江日报》里工作了好多地方，刚刚进入是在电台，搞的时间不长，后来去印刷厂当政治指导员，两男一女，他们是正的我是副的，主要是组织会议，搞一些文娱活动唱一些革命歌曲，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后来我去人事部门具体管《报人生活》的出刊，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编辑部的农村报道组，完了以后又去党的生活组，最后在《浙江日报》编辑部资料组当组长。

1958年组织上告诉我要办新闻系了，新闻系嘛跟新闻有关，省委要求浙报来办新闻系，浙报需要配备力量做这个事情，所以出于工作需要领导派了我和《浙江日报》的办公室主任于光过去，人事关系也转过去了，编制也属于杭大的了，我做新闻系的秘书工作，于光是头儿了。

问：当时新闻系的教师的来源怎么样？

开始的时候于光带着我一起到上海复旦大学去请新闻系的教师，那时候请了姓吴的教授和讲师朱振华，还有几个助教一个姓陈，一个姓丁，一个姓华的，华祝考，教师队伍就是这样慢慢组成的。当时的系主任是于光，后来上面派来一个女的来当系主任，叫李文放；总支书记叫陈树棠，还请来一个孟还。当年还有资料员倪凤英。系里成立了两个教研组，一个叫做新闻理论教研组，一个是新闻业务教研组。新闻系招生对象都是各个地区县市报社的在职干部，因为1958年是大跃进的形势，各地都在办报，缺乏新闻工作人员，专业业务知识缺乏，需要培训。我们那时候学生叫做在职调干生，学制两年。新闻系就这样开始办学。



1959年6月1日在莫干山看望李文放



1960年4月与孟还、孙翔、陈裕祥、倪凤英等合影